

| 无名堂散文

张诗亚 / 著



西南大学教育学部
现代教育文库

| 无名堂散文

张诗亚 著

 人 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无名堂散文 / 张诗亚 著. 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8

ISBN 978-7-01-020013-2

I. ①无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257814号

无名堂散文

WUMINGTANG SANWEN

著 者：张诗亚

责任编辑：阮宏波 韩悦

出版发行：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6

印 刷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9年4月 第1版

印 次：2019年4月 河北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：15.25

字 数：150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01-020013-2

定 价：60.00元

销售中心：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1→山野考察篇

3→相思树下

15→马兰花之梦

27→宋桂

32→武当山行

47→山狸杖

52→宁厂盐泉

59→剑川石螺髻

62→春消息

77→芙蓉鸡

81→卧佛寺青鱼

83→巨柏

89→悬空寺

92→樱语

102→道行，在书外

104→小乌金失联

112→喇嘛岭寺

125→知青怀旧篇

127→柏树坡

134→映山红

137→小白李

140→一碗水

144→风水树的命运

149→欧美感悟篇

151→红杉·海滩·铁炮

167→旋转的木马

172→伯克利山行

177→莱茵河渡

183→无憾天鹅

186→月照波伦亚

216→旋升的塔阶

233→跋

山野考察篇

相思树下

雁山园中有乔木，皮绿分叉，生墙角，欣欣然，秀颀挺拔。号相思树，三年一开花，花谢结荚，荚老熟后内有实，曰“红豆”。此树又名“花榈木”，坊间呼之为“花梨木”，可做名贵家具。此红豆为：豆科蝶形花亚科乔木之种实，非裸子植物紫杉科红豆杉之籽。前者结荚，属豆科；后者本紫杉科，偏名“红豆杉”，有个“豆”字夹于其中，故使常人极易糊涂，弄不清红豆树究竟为何物，红豆到底结于何树。这期间差异唯植物学家知晓，常人则不知其详，俱将其呼为“红豆”，都以之为“相思子”。

此地因之得名“红豆小馆”。可见其名为寻常文人所命，与植物学家无涉。

红豆为世人所重，单就其名，先有浪漫之气袭来，神，且为之往。继而，红豆之色嫣然，殷殷可人，其艳，其鲜，其润，其彩，目，顿为之陷。接踵，耳畔悠然飘来，王摩诘之吟：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？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





其韵，其境，其意，其味，魂，尽为之萦。

一首王维之《相思》诗，则使红豆以“相思子”，或“相思豆”天下名扬，尽入无数情种之慕怀，以之定情，相思，歆羡，向慕，以致互通款曲。此豆，人人所欲，以为两情相悦之意象。故有人缘，孚众望，与月老，红线同义，可谓俗物。然此物又为文人高士，才子佳人所吟，所颂，且又寓意去国怀乡之故国，故登雅室，入芳斋，堪称雅品。故而，一粒小小之红豆，可谓俗雅得兼也。

细考，此物与相思捆绑，其实早在先秦。据考，南朝时，梁之任昉于《述异记》中记曰：“昔战国时，魏国苦秦之难，有以民从征戍秦，久不返，妻思而卒。既葬，塚上生木，枝叶皆向所在而倾，因谓之相思木。”夫抗强嬴，久征不归。妻病苦恋，哀怨而亡。塚上生木，其叶居然，尽倾其夫去向。常言“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？”谁料此木偏能知人，交心，寄情，通灵，方为“相思木”也。如此凄婉动人之传说，堪称赋予“相思”本体之文本。而此传说之所以不甚流传，盖因王维之《相思》诗，流布太广，影响深远，其意太美，其辉太艳，故掩其质也。

其实，以相思木，或相思豆来喻情爱，也早在唐季以前。比如，梁武帝便著有《欢闻歌》：“南有相思木，合影复同心。”

20世纪90年代初，与小琴、迪儿初到版纳，记得在橄榄坝集市，见傣家妇女将小红豆串成项链，点点殷红，豆嘴带一



络黑丝，组成环链，澜沧江风拂来，红黑轻摇，与阳光，与白云，与蓝天，与彩裙，与绿树相映，煞是好看。问及，答曰：“孔雀豆”，“佛珠链”，云云。好一个“孔雀豆”，不步相思豆之老套，一股傣家清新迎面徐来；而“佛珠链”之谓，刹那贯通佛缘。致相思之情，油然一脉圣洁。可见，红豆之可人，可之广也。

此红豆树故事甚多，而最为园中管理者乐道者，则在民国大闻人胡适之轶事。胡适《南游杂忆》中记述其曾游雁山园，并为此红豆树写诗：

“我们从阳朔回桂林时，路上经过良丰的师范专科学校，我在那边讲演一次。其地原名雁山，也是一座石山，岩壑甚美。清咸丰、同治之间，桂林人唐岳买山筑墙，把整个雁山围在园里，名为雁山园。后来园归岑春煊，岑又转送给省政府，今称为西林公园，用作师专校址。”

师专曾在雁山园中办学，故胡适来时得游雁山园。师专早已搬走，而红豆小馆与院中红豆树仍在。树下立有胡适题红豆诗碑。其诗曰：

相思江上相思岩，
相思岩下相思洞，
三年结子不嫌迟，
一夜相思叫人瘦。



胡适之《南游杂忆》中专谈了其红豆树写诗事，此事显然为其记忆之情趣所在，不仅其印象深，当记；而且，其得意之状亦溢于笔墨之间。且引之：“校中诸君又引我们去看红豆树，树高约两丈余。教员沈君说，这株红豆树往往三年才结子一次。沈君藏有红豆，拿来遍赠我们几个同游的人。红豆大于檀香山的相思子约一倍，生在豆荚里，荚长约一寸半。

“游岩洞时，我问此岩何名，他们说，‘向来没有岩名，胡先生何不为此岩取一个名字，作个纪念？’我笑说，‘此去不远有条相思江，岩下又有相思红豆树，何不就叫他做相思岩。’他们都赞许这个名字。次日我在飞机上想起这个相思岩来，就戏仿前夜听得的山歌，作小诗寄题《相思岩》我题桂林良丰的‘相思岩’山歌，已记在前面了，后来我的朋友寿生先生看见了这首山歌，他说它不合山歌的音节，不适宜于歌唱。他替我修改成这个样子：

相思江上相思岩，
相思豆地靠岩栽，
三年结子不嫌晚，
一夜相思也难挨。

“寿生先生生长贵州，能唱山歌，这一支我也听他唱过，确是哀婉好听。我谢谢他的好意。”

感谢归感谢，但胡适依然故我，碑上所刊之山歌，仍未改



动。仅就寿先生所改之山歌论，至少有了韵。而就胡适所写之“山歌”论，实在不敢恭维。何以不叫好，其义有三：

其一，其所写题为《相思岩》之红豆诗，非格律诗。既非格律诗，故不以格律论，既论不得平仄，亦计不得音韵。其所比少了一大类。

其二，到广西民歌、山歌之乡，且“前夜听得的山歌”，故“戏仿”而“作小诗寄题《相思岩》”。“戏仿”本无可责难，但其仿得太不得感觉。山歌，民歌之乡土、草根味全然不见，只在顶针，为山歌而山歌，非小女子、山野民兴之所至，情之所发，自然流出，难怪寿先生也难忍其欲改之冲动，全不顾大文人脸之上难看。想来寿先生毕竟是改，总不致改得面目全非，这就难怪削足适履了。

其三，胡适之“戏仿”之“山歌”，便成了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：上，登不得雅室，下，入不得山野，故而，风不风，雅不雅。

而雁山园园方以胡适之山歌来炒作相思岩，实在有些尴尬。胡适者，大名人也。成就斐然。其余之长，未必“一俊遮百丑”。此公之擅长不在山野，其留洋归国，学在象牙塔之书斋。园方炒作，恰好炒了其短。责，虽不在胡公，但胡适之山歌着实算不得其得意之作，非其面子也。尤其是有王维之红豆诗在前。显然，胡适先生忘了当年李白登黄鹤楼之雅事。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前头”。尤其王摩诘之红豆诗脍炙人口，流布极广。



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？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而诗中之南国，当含广西。自秦始皇兼并天下，开灵渠，征岭南。桂林，那时为象郡，便为南国之首要。北人来此能得红豆，当为心仪之物。胡适先生安徽人，而出名在北大。来此见红豆，且比檀香山之相思子大一倍，自然稀罕。欲表达其喜好，本也自然。“相思岩”之名，尚说得过去，但其“山歌”实不敢恭维。

入住红豆小馆，最惹相思情。据说，当年陈寅恪先生亦曾住此。此园，一度的主人便是其妻之祖父唐景崧。住此园中，不可不知此红豆树。不过，陈公未弄什么山歌，而是在此撰就《柳如是别传》。而让陈寅恪先生动心写柳如是的，据陈先生自己说，仍缘于一粒红豆。见《咏红豆并序》：

昔岁旅居昆明，偶得常熟白茅港钱氏故园中，红豆一粒。因有笺释钱柳姻缘诗之意，迄今将二十年，始克属草。适发旧篋，此豆尚存。遂赋一诗咏之。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，及所论之范围云耳。

东山葱岭意悠悠，
谁访甘陵第一流？
送客筵前花中酒，
迎春湖畔柳维舟。
纵回杨爱千金笑，

重賸归庄万古愁。

灰劫昆明红豆在，

相思廿载待今酬。

抗战时，陈先生避难南国，无意中竟得一粒红豆。说是，来源于常熟钱牧斋之故宅。其时，陈先生正在云南西南联大任教。贵州、云南两地，正是朱由榔避难之处，故随处得遇明末清初之南明小朝廷之事迹。柳如是一代佳人，其色，其才，其艺，尤其是其情，都不让须眉。且嫁与钱谦益，并矢志抗清。其志坚毅，并深深影响钱谦益。陈先生撰此《别传》当是另一种咏红豆也。从陈公所言，可见其对红豆之珍视。居然珍藏了二十年之久。即便历经战乱颠沛，也未丢失！

早在避难云南之际，便由收藏此一粒红豆，播下了其欲写柳如是种子。历经二十年的酝酿，其晚年苦心孤诣之作《柳如是别传》，终得收获。红豆属佳人，避难写国殇，此红豆终得生发正果。

不仅陈寅恪能从红豆发端，留下大作，今人王世襄先生，相对胡适，也高明得多，其钟情红豆，别具特色。

据说，1945年抗战方胜，离乱后的王世襄从抗战陪都重庆返回久违之北平，完成其人生之大事。将其亲制之一对内盛红豆红木圆盒，送与曾在燕京大学就相识的教育系之情人袁荃猷，以之为定情信物。

红豆为“相思豆”“相思子”，人皆因王维诗而熟稔。才





女袁荃猷焉得不知？何况早在燕京大学教育系时，袁欲编一个小学绘画的教材，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，“燕京没有搞美术的，她那个系主任就说：让王世襄当你的导师得了”。这样，一对有情人便结缘相识。王畅安先生送给袁荃猷定情之物是一对内盛红豆的红木圆盒，红木盒盖上再镶嵌火绘葫芦片，而那是他亲手绘制的。王老自己忆道：“我做了一对盒子，是拿那葫芦片拉下来拼的，我拿红木旋了以后镶在那儿了，烫上花——烫花是专门的一种火绘。北京只有三人会火绘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后来我父亲生日，我把这对盒送他了。等她一回来，我就跟父亲又要回来了。”

这份定情物真不寻常，乃天下独一份。

定情之物乃定自己与心仪之人两情相许之情。此情非现成，故现成之物不可取；此情乃无价，故金银宝玉之财货不可量；不现成，金钱不可量，故买不来，替代不了。而心又得物托，思又需形相，意又当信寄，情又籍永定，这便有讲究了。也得是王畅安这样杂家通才方行。

王维有诗在前，给其意境之扉启。然若用现成之红豆诗，可表其倾慕之心结，相思之情意，但人皆可为，全无个性，非独创，不是畅安风格，也就乏善可陈。王公之妙，妙在用与不用之间。用，送红豆，会让人，尤其让善解人意之多情才女顿时身心俱入红豆诗之意境，此为用，为之妙用；不用，则在未简单用其现成诗，而在用红木盒，盛红豆，再火绘葫芦片画，这就大大不同于简单之用了。记得庄子有言：“人皆知有用之



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”，王畅安可谓得其精髓。

其妙有四：红木盒，盛红豆，火绘葫芦画及葫芦。

其所以用红木，不仅因红木名贵，美观，较厚重，耐用，更因为红木者，照《广东新语·木语·海南文木》载：“有曰相思木，似槐似铁梨，性甚耐土，大者斜锯之，有细花云，近皮数寸无之。有黄紫之分，亦曰鸚鵡木，……以文似也。”这种兼有“鸚鵡木”之名的相思木，王世襄先生则认为其为“老鸚鵡木”，而非现在自非洲进口之“新鸚鵡木”。这种类“鸚鵡木”的树木，吾国有二十六种之多，虽都叫红木，但细分是不同的。而“老鸚鵡木”，便是前文提及之豆科植物，又名“相思木”。因此，以“相思木”盛“相思豆”，方能得其所哉，名实匹配。且豆有木盛，谓之有本，本则根也，相思之豆可生生不息，如参天大树。个中深意恰可解之以袁荃猷所刻纸之《大树图》并为之所撰之文，以及王畅安先生为之所吟《大树图歌》。

王公歌中云：“我年三十一，荃猷廿五馀，结缡五十载，鬓发皆萧疏。情趣多谐契，书画常自娱，同砚临禊帖，淡墨学倪迂。或展折股箴，君画我作书，或缅濠梁趣，题诗朱砂鱼。”歌中对有情人定情，结合，婚后相濡以沫，情投意合，写得生动，细腻。

继而，“典钗易古斫，爱此唐桐枯，松风与梅月，一一入我庐。合弹平沙曲，鸿雁下寒芦，笑我指生涩，綽注每齟齬。老妻多巧思，事事我弗如：不谙运规矩，家具将无图；不工描



彩绘，髹器谁能摹。”夫妻唱和，事业互补，可谓举案齐眉。

“兴来制剪纸，裁刻费工夫，物象融俗雅，格调前所无。我生度八秩，甲戌五月初，老妻以何寿，鄙彼玉与珠。浏览古纹饰，取舍几踌躇。定稿始游刃，团圞树一株。片纸奚足贵，珍之如头颅，枝间与叶底，处处见真吾。为此托歌咏，与树同吸呼。歌成老妻喜，喜谓道不孤。婆婆欲起舞，相将至庭除，老舞不成步，老眼半模糊，人老情不老，呵呵笑相扶。”

从红豆定情，到成参天大木，这对有情人，以其一生一世之心心相印，曲款相通，其默契，其知音，其同声气，共呼吸，堪称绝代楷模。如此红豆之用与不用妙境，非王畅安袁荃猷这样完全脱俗，骨子里雅致之伉俪，莫能至也。

红木盛红豆之妙，其面上显见之意在于红豆相思，有用红豆诗典故之雅趣，而背后之深意则在，红豆者本为红木这种俊才良木之种子也。种子本就美轮美奂，充满诗情画意，但其生发更不可限量。小小一粒种子，可蕴含无限生机，或为参天大木，或为郁郁莽林。以喻两情相悦，不仅可生无限爱意，而且两相结合还可发无限风采。情爱，家庭，子嗣；创意，作为，成就，皆可从中“瓜瓞绵绵”也。

红木及红豆皆天然之物，但以红木作盒，则是人为之物。乃王畅安先生自作之物。且为一对，其君子好逑之意显然。在袁荃猷所剪纸之大树中，靠大匏旁便有这对红木盒。袁荃猷对世襄所赠之定情物所珍视，可见一斑。作红木盒则非独门绝活。红木盒不是鲜见之物。而火绘葫芦则有讲究。据称当时之